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但丁集

朱振宇◎主编



[美]霍金斯◎著

# 但丁的圣约书

——圣经式想象论集

Dante's Testaments:  
Essays in Scriptural Imagination

朱振宇◎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但丁集

朱振宇 ● 主编



# 但丁的圣约书

——圣经式想象论集

Dante's Testaments:  
Essays in Scriptural Imagination

[美]霍金斯 | 著

朱振宇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但丁的圣约书:圣经式想象论集/ (美)霍金斯著;

朱振宇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1. 5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6295-2

I. ①但… II. ①霍… ②朱… III. ①神曲—文学  
研究 IV. ①I54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1742 号

DANTE'S TESTAMENTS: ESSAYS IN SCRIPTURAL IMAGINATION,  
by Peter S. Hawkins'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99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ww. sup. org.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499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南厂

装 订: 三河市李旗庄少明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1.5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古典教育基金 正则资助项目

献给 Luis Roberto Varela(1954 – 1990)

此人与但丁没有任何关系,却与我的一切息息相关

“在那里,有着永恒的欢乐”

(《天国篇》10. 148)

## 致 谢

一个酝酿了如此漫长的计划不可避免地让我的感激之情与日俱增。正如我在序言中所言,我要感谢的第一个人是弗里切洛,他是第一位将我送上但丁研究之路的老师。在我第一位指导者之后要感谢的,是我在达特茅斯和斯坦福延续三年的但丁学会(Dante Institutes)的同事们:Kevin Brownlee, Rachel Jacoff, Jeffrey Schnapp, William Stephany, 以及 Nancy Vickers。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们以六个星期为一单元,在许多这样的单元中研习了《神曲》,每二十分钟读一曲,一天读三曲或四曲。像这样的“疯狂飞行”(folle volo)<sup>①</sup>是不可能独自进行的,但找到这样一群同行者意味着,我所拥有的远远不仅是同伴:我找到了在学院中所知晓的最丰富的智力的快乐。我依赖着他们已发表的学术成果,页脚的注释使我得以对这种依赖表示感谢,但我在此只能指出,我对这首诗歌的知识以及我对这首诗的爱,在何种程度上得益于他们——我自己的“美好群体”(bella scola)<sup>②</sup>——之中的五位。

我想要对 Rachel Jacoff 表达特殊的感激。从我们一起在耶鲁、达特茅斯和斯坦福度过的时光开始,她就是我最为长久的对话者,不论她亲自前来还是早上在纽黑文(New Haven)和波士顿之间通过电话联系,她是智慧能量、鼓励和欢笑的不竭的源泉。她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有着巨大贡献,在她诸多有益的建议中,看来最为恰当的是这本书的题目。

---

① [译按]该引语出自《地狱篇》26. 125。

② [译按]该引语出自《地狱篇》4. 94。

Rachel Jacoff 和下述许多可靠的朋友一起阅读了我的草稿早先的几个版本,通过他们的阅读,我的草稿变得更加完善:Nora Anthony, Stephen Henderson, Leslie Moore, Ann Monroe, Barbara Mowat 和 Lee Palmer Wandell。Nora Anthony 和 Stephen Henderson 尤其不厌其烦地进行了阅读,他们时而在这里指出一处论证上的薄弱,在那里修改一处不雅的短语。他们提醒着我在耶鲁神学院的差不多 25 个年头里了解到的一个真理:一位老师可以从他的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不仅仅是关于他的文章,也是关于他自己。

我也需要说出其他朋友的名字,他们或许没有阅读过我改进中的作品,但却在其过程中善待了我:Lucia Ballantine, Ron Walden, Richard Belitsky, Barbara Butera Ferriter, K. D. Codish, John Cook 和 Phyllis Cook, Robert Dance, Ellen Davs, Martha Dewey, Margot Fassler。Stephen Garmey, Jane Garmey, Michael Hendrickson, James Hood, Valerie Komor, Gretchen Law, Helene MacLean, Michael Malone, Maureen Quilligan, J. D. McClatchy, Chip Kidd, Peggy McEvoy, Adrea Nightingale, Carol Pepper, LeAnne Schreiber, Cynthia Shattuck 和 Gardner Shattuck, Nicolas Shumway, Leland Torrence 和 Laura Torrence, Richard Ward, Scott Westrem 和 Diana Wylie。

在这段时间里,我自始至终都得到过其他各种各样的支持,鲁斯基金会(Henry Luce Foundation)和神学院协会(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给了我一年的假期,让我不间断地专注于这项计划,而斯托宁顿村庄发展协会(Stonington Village Improvement Association)则为我享受这计划提供了完美的处所——梅里尔(James Merrill)在华托街(Water Street)107 号的特别的房子。佩尔洛夫(Marjorie Perloff)在十多年的夏天里和我分享了她在斯坦福的家,在这段时间里,但丁的地上天国“及其欢乐的处境”(e suo stato felice)获得了意义,这在纽黑文是绝无可能的。1995 年,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全体教师邀请我去做一年一度的斯通讲座(Stone Lectures),这些讲座后来发展成为本书中的若干章节。在早年间,柯南

特基金会 (Conant Fund) 和莉莉奖金 (Lilly Endowment) 给予了我研究费用并鼓励了我的研究。在准备这些稿件的后来的日子里, 我得到了 Ann Napoli, Laurie Holst 以及 Sheryl Serviss 的帮助。Jim Forsyth 耐心地帮我处理了 Windows 98 的相关技术问题。<sup>①</sup> Nancy A. Young 为了追求内容的清晰、细节的悦目和句子的悦耳而浏览了完稿。每一位作者都是如此受益于文字编辑的帮助。最后, 感谢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 Helen Tartar, 多年间, 他都在晚餐时间问我索要但丁文稿, 我一同意交稿, 她便以她出名的细心发表了它。

我获得许可, 将曾经刊登在学术杂志和批评文学上的某些文章在本书中进行再版, 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些文章的原始题目和出版地如下: 序言, “但丁: 诗人 - 神学家” (Dante: Poet - Theologian), 《普林斯顿学院公报》(Princeton Seminary Bulletin), n. s., 16, no. 3 (1995): 327 - 337。第一章, “但丁与圣经式的自我” (Dante and the Scriptural Self), 见《亨利·鲁斯 III 团体神学论文》(The Papers of the Henry Luce III fellows in Theology), vol. 2, ATS Series in Theological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Jonathan Strom 编, 页 63 - 86 (Atlanta: Scholarship Press, 1997)。第二章, “但丁与《圣经》” (Dante and the Bible), 见《剑桥但丁伴读》(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ante), Rachel Jacoff 编, 页 120 - 135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版权属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经该出版社许可再版。第三章, “为盛典而写的手稿” (Scripts for the Pageant), 《斯坦福文学评论》(Stanford Literature Review), 5 (Spring - Fall 1988): 75 - 92。第四章, “自我证明的技艺: 《天国篇》25 中的诗歌与神学” (Self - Authenticating Artifact: Poetry and Theology in Paradiso 25), 《基督教与文学》(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41, no. 4 (Summer 1992): 387 - 394。第六章“狄多、贝亚特丽齐与古老爱情的征象”(Dido, Beatrice, and the Signs of Ancient Love) 以及第八章

---

① [译按]这句话在翻译中进行了简化。

“凝望玛苔尔达”(Watching Matelda),见《用典的诗歌:但丁“喜剧”中的维吉尔和奥维德》(*The Poetry of Allusion: Virgil and Ovid in Dante's "Commedia"*), Rachel Jacoff 及 Jeffrey T. Schnapp 编,页 113 - 130 以及 181 - 20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经出版社同意再版;版权属 The Board of the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第七章,“奥维德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Ovid),见《但丁与奥维德:互文性文集》(*Dante and Ovid: Essays in Intertextuality*), Madison Sowell 编,页 17 - 34, MRTS, vol. 82 (Binghamton, N. Y.: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Texts & Studies, 1991), 版权属于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for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第九章,“让文本显圣:奥维德、《圣经》和用典的原动力”(Transfiguring the Text: Ovid, Scripture and the Dynamics of Allusion), 《斯坦福意大利评论》(*Stanford Italian review*), 5 (Fall 1985): 115 - 140。第十章,“分割与克服:‘神圣喜剧’中的奥古斯丁”(Divide and Conquer: Augustine in the 'Divine Comedy'), 《现代语言协会活动》(*PMLA*), 106, no. 3 (May 1991): 471 - 482。第十一章,“但丁的《天国篇》和不可言喻的辩证法”(Dante's Paradiso and the Dialectic of Ineffability), 见《不可言喻:为不可名的正名——从但丁到贝克特》(*Ineffability: naming the Unnamable from Dante to Beckett*), Peter S. Hawkins 及 Anne Howland Schotter 编,页 5 - 22 (New York: AMS Press, 1984)。第十二章,“‘沿着阶梯逐渐上升’:但丁的本笃和沉思的上升”(“By Gradual Scale Sublim'd”: Dante's Benedict and Contemplative Ascent), 见《修道生活和艺术》(*Monasticism and the Arts*), Timothy Verdon 编,页 255 - 269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4)。第十三章,“转变:但丁的炼狱门槛”(Crossing Over: Dante's Purgatorial threshold), 见《信仰规则,教会规则》(*Rule of faith, Rule of Order*), Nathan Miller 及 John Baldovin 编,页 140 - 160 (Collegeville, Minn.: The Liturgical Press, 1996)。第十四章,“‘在圆周表面上’:但丁中的发现”(“Out upon circumference”: Dis-

covery in Dante) 见《发现新世界: 中世纪探索与想象论集》(*Discovering New Worlds: Essays on Medieval Exploration and Imagination*), Scott D. Westrem 编, 页 193 – 220 (New York: Garland, 1991)。

霍金斯(P. S. H)

## “但丁集”出版说明

从晚清驻意公使之妻钱单士厘的《归潜记》中,国人首次得知西方中古末期大诗人但丁。钱单士厘之子钱稻孙用骚体译出《神曲》前五曲,1921年以《神曲一裔》为名刊于《小说月报》,此为国人译介但丁之始。《神曲》全译本早先流行王维克、朱维基两种译本,晚近则有田德望、黄文捷、黄国彬三种译本,附有编译自西文笺注本的注释;《新生》有王独清、钱鸿嘉、沈默三种译本;《论俗语》有缪灵珠译本;《帝制论》有朱虹译本(名为《论世界帝国》);抒情诗有钱鸿嘉译本(名为《但丁抒情诗选》)——都缺少像样的笺释。

虽然但丁作品的汉译大体已备,我国学界的但丁研究及其作品解读,迄今未见像样的成果。可以说,我们对大诗人但丁的理解尚未起步,这势必限制我们对西方文教大传统的认识。《神曲》(*La Divina Commedia*)直译当为“神圣的喜剧”,但“喜剧”是什么意思?是践行《论俗语》(*De Vulgari Eloquentia*)中的俗语创作理想,用俗语来写作古典式喜剧?抑或演绎《帝制论》(*De Monarchia*)中世界帝国理想的政治喜剧,还是宣告放弃《飨宴篇》(*Il Convivio*)中的哲学抱负、向神学皈依的福音书式喜剧?说到底,“喜剧”是世俗的还是救赎的?《神曲》的题旨问题关涉但丁究竟信仰什么这一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但丁自己说过,《神曲》虽为凡人作品,却需要读者用解读《圣经》的四重读法来解读(“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但丁还声称,罗马帝国的正当性直接源于上帝(《帝制论》II;《炼狱篇》16);在他笔下,俗世的爱人贝雅特丽齐成了福音的化身(《炼狱篇》30)……总之,《神曲》既有神学家的学养,又有修辞家的雄辩,既有使徒的谦卑,又有天才的僭越。难怪自《神曲》问世以来,围绕《神

曲》的风格和信仰问题出现的持续争论已经构成了一部迷宫式的思想史：从文艺复兴时代的薄伽丘和彼特拉克，16 世纪的新教主义，经 18 世纪的维柯，19 世纪的黑格尔，到 20 世纪的奥尔巴赫……西方思想史上每次关于诗学和信仰问题的争论都绕不过《神曲》，任何像样的美学史、文学史著述都不可能忽视《神曲》——《神曲》及但丁其他作品的注疏版本更是汗牛充栋。

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先锋中鲜有真正推崇但丁者，因为他们觉得，但丁虽是文艺复兴的先驱，但不够“现代”：《论世界帝国》中表达的帝国理念与追求“民主”的新文化理想背道而驰，《神曲》中的大量圣经式典故在迷信“科学”精神的新文化运动文人雅士眼里都是迷信。因此，但丁进入中国虽然已经近百年，但真正对但丁感兴趣的中国学人其实不多，但丁一直处在“不被接受”的边缘，这是我国学界的但丁研究迄今仍然极其贫乏的根本原因。

“但丁注疏集”以成就但丁作品的笺注体汉译和作品解读为基本要务，鉴于《神曲》和《新生》已有多个译本，我们将首先致力于但丁其他作品的笺注体汉译。采译西方的但丁研究和作品绎读成果，是本系列的重点（文选和专著）——我们相信，没有研究和绎读为基础，原典的翻译最终不可能牢靠。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注部庚组

2010 年 7 月

## 中译本前言

《罗马书》3:29 中记载着保罗这样的话：“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

《罗马书》中的这段关于“外邦人”的主题正是但丁用俗语创作的史诗《神曲》的起点。由于佛罗伦萨的党争，但丁在中年就被迫离开故乡，四处流浪，就像《上帝之城》卷十五所说的亚伯一般，成了败坏、堕落的“地上之城”中的外邦人：“我是一艘既没有帆也没有舵的船，被来自赤贫地带的干燥的风抛掷到不同的港口，水湾和海岸。”（《飧宴篇》[*Il Convivio*]1.3）然而，和亚伯相似的是，地上的放逐也开启了但丁精神上的还乡。诗人但丁正是在地上之城的流浪中开始了向真正的故乡、上帝之城的旅程。旅程在《神曲》的一开始就设定了两条平行的线索。一条线索是朝圣者但丁在肉身中进行的朝圣旅程，他活着陷入“幽暗的树林”，然后分别在维吉尔和贝雅特丽齐的引领下，先后游历了地狱、炼狱，最后到达了天国——“基督在其中是罗马人的那个罗马”（《炼狱篇》32.101-102），并面对面地见到了上帝，正如《埃涅阿斯纪》中漫游地府并见证了罗马帝国伟大未来的埃涅阿斯，也正如保罗书信中叙述的神游第三重天的“那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位在旅程的开始怀疑地自称“我不是埃涅阿斯，我不是保罗”（《地狱篇》2.32）的朝圣者，在旅程的末尾同时成为了埃涅阿斯和保罗。因此，《神曲》既是一部新的《埃涅阿斯纪》，也是一部新的使徒见证录。另一条线索则是诗人但丁的言辞之旅，既然上帝是外邦人的上帝，那么，作为外邦人语言的俗语便也可以作为揭示上帝真理的言语，为每一个人理解，并让每一个读者得到拯救。就这样，诗人用最卑俗的、能为普通大众听懂的语言书

写他的长诗,在追随朝圣者的旅程中,人的言辞随之上升,终于融入了神圣的“言”(Word)的静寂。虽然诗人声称,对天国的记忆最终就像“西比尔写在单薄的叶片上的神谕”(《天国篇》33.65-66)随风消散,然而他用言辞塑造的三个王国却屹立在字里行间,面对这些王国,阅读本身也变成了朝圣。

与朝圣者但丁和诗人但丁相对的,则是《神曲》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埃涅阿斯纪》的作者——诗人维吉尔。这位在《埃涅阿斯纪》第六卷中描绘了罗马帝国伟大未来的帝国诗人,在《神曲》中却被永远放逐在“上帝之城”——那个天上的罗马之外,而但丁这个被故乡佛罗伦萨放逐的诗人,却缔造了话语中的、天上的帝国,成了“上帝之城”的诗人。在《神曲》中,维吉尔与但丁仿佛留给我们两幅彼此相似而又不尽相似的画像,一幅在灵泊(Limbo)暗淡的微光中闪烁不定,一幅在天国的荣耀里熠熠生辉。

作为一部《神曲》研究专著,《但丁的圣约书:圣经式想象论集》(*Dante's Testaments: Essays in Scriptural Imagination*)的作者正是在上述思想框架下展开论述的。文集从奥古斯丁《忏悔录》中记述的米兰花园中的启示时刻开始,想象诗人但丁受到《圣经》的启迪开始写作《神曲》(见“序言:为盛典而写的戏剧”[Prologue: Scripts for the Pageant])。作者先后论述和分析了,在《神曲》中,诗人但丁如何借用了一种和多种圣经式的身份(见第一章,“圣经式的自我”[The Scriptural Self]),如何通过使徒的口表明自己对《圣经》的知识和信仰(见第二章,“旧的与新的羊皮纸”[Old and New Parchments]);如何通过《旧约》和《新约》的分歧之间进行选择(见第三章,“约翰与我所见略同”[John is with me]),来提高和证明诗人自己——一个俗人的神圣权威,让人们相信《神曲》是一部“天与地都参与了进去的”(《天国篇》25.2)的神圣诗篇(见第四章,“自我证明的技艺”[Self-Authenticating Artifact])。作者在不同的地方指出,正是在模仿《圣经》的意义上,但丁的《神曲》是一部喜剧,一部将人类由于堕落而遭遇的必死的命运转变为得救与重生

的喜剧。

与喜剧角色朝圣者对应的,是《埃涅阿斯纪》——那部“崇高的悲剧”(《地狱篇》20. 113)的作者维吉尔,在一部书写复活与拯救的喜剧中,居住在灵泊、不承认原罪、不识得道成肉身和殉难意义的古代诗人,如何在见证但丁与贝雅特丽齐这对恋人喜剧式相逢的那一瞬间飘然而逝,如何最终未能摆脱回到灵泊的悲剧命运(见第五章,“征服地狱”[*Descendit ad inferos*])。在喜剧的场景中,维吉尔笔下的殉情的狄多变成了引领朝圣者超凡入圣的贝雅特丽齐,而爱欲(eros)也由一种毁灭的诱因提升为一种向真理攀升的阶梯(见第六章,“狄多,贝雅特丽齐以及古老爱情的征象”[*Dido, Beatrice, and the Signs of Ancient Love*])。除了但丁最敬爱的导师维吉尔之外,作者还分析了《神曲》中另一位不那么受但丁敬爱的导师——古罗马诗人奥维德,他以戏剧化的笔触分析到,奥维德如何因为单纯炫耀修辞技巧和夸耀自己的不朽名声而成为诗人但丁的反面典型(见第七章,“奥维德的变形”[*The Metamorphosis of Ovid*]),而诗人但丁又是如何把奥维德笔下的充满色情意味的爱情想象转变为对神圣爱人的凝望(见第八章,“凝望玛苔尔达”[*Watching Matelda*])、把充满死亡气息的变形故事转变为《福音书》中耶稣登山显圣的意象(见第九章,“让文本显圣”[*Transfiguring the Text*])。在对维吉尔和奥维德的个案分析中,作者指出,喜剧诗人但丁如何对古代的诗人们进行了审判,在改编他们文本的同时,既批判了古代诗人,又为他们进行了封圣。

在分析了诗人但丁与众古典诗人的微妙关系之后,作者转而探讨基督教时代的诸圣人在《神曲》中的地位。他分别用两章分析但丁对奥古斯丁的看法与借鉴。作者从《上帝之城》和《忏悔录》的文本出发,剖析了奥古斯丁关于两个城市历史的论述如何在《炼狱篇》的中间部分成为朝圣者们的台词(见第十章,“分割与克服,《神曲》中的奥古斯丁”[*Divide and Conquer: Augustine in the Commedia*]),奥古斯丁与莫妮卡一同融入上帝的静寂的体验又是如何指

引着诗人但丁言辞的历程(见第十一章,“奥古斯丁,但丁与不可言喻的辩证法”[Augustine, Dante, and the Dialectic of Ineffability])。作者还特别分析了超凡入圣的另一条途径——但丁笔下土星天的隐修者们,如何通过克制爱欲寻找到登上天国的“金梯”(见第十二章,“‘沿着阶梯逐步上升’:但丁与沉思者”[“By gradual Scale Sublimed”:Dante and the Contemplatives]),这些隐修者与将世俗的爱欲转变为圣爱的朝圣者不同,他们以节制爱欲的方式接近了神圣。

在本书最后的两章中,作者跨越文学的边界,在别的学科中作了简短的“漫游”,从宗教人类学的“阈限”体验的角度出发,对《神曲》的“朝圣”进行了分析(见第十三章,“转变:但丁与朝圣”[Crossing Over: Dante and Pilgrimage]),还以《地狱篇》中尤利西斯这一漫游者的形象为核心,分析了但丁生活时代真实的漫游者和《神曲》中虚构的漫游者,揭示《神曲》作为肉身朝圣和言语朝圣的双重“旅程”的多重含义(见第十四章,“‘在圆周表面上’:但丁中的发现”[“Out upon Circumference”:Discovery in Dante])。

不过,本书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神曲》处理成受到上帝启示而作的《圣经》的模仿之作。作者从细微的字面和细节出发,指出但丁屡屡借用圣经式身份的目的,是要发出在那个时代可能被认作异端的大胆宣言;诗人但丁不仅在《旧约》和《新约》——旧的与新的羊皮纸——的见证中进行选择,他还赋予自己鉴别《旧约》《新约》对错的权威;在令诗人发出赞叹的“上帝伟大的艺术”背后,其实无往不是诗人自己写作的技艺。他与他表面看来不喜欢的古代诗人——奥维德,与僭越者的化身尤利西斯之间,也有着某种神似;毕竟,作为俗人的诗人但丁声称,自己用俗语写作的诗篇具有《圣经》才有的四重含义(见“致斯加拉大亲王书”[Dante's epistle to Can Grande]);毕竟,这位将约翰《启示录》的场景变成华丽戏剧、将《圣经》中的各个书卷变成游行中的人物的诗人(见《炼狱篇》29曲),屡屡让我们想起《启示录》末尾严厉的告诫:“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